**案件复盘**

**一、失去的那一刻**

我原本以为自己拥有稳定的幸福。  
和他在一起的八年里，我把自己最好的时光都给了他。

那时的我，其实有一份令人骄傲的事业。  
我本可以继续向上攀登，站在更高的位置，赢得属于自己的掌声与尊重。1  
可为了爱，我选择了停下脚步。  
我放弃了升职的机会，婉拒了外派的邀请，只为了能留在他的身边。

八年间，我收起了自己的骄傲，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他身上。  
我陪他度过困境，帮他打点生活，甚至在他最灰暗的时候，也是我陪在他身边。2  
我以为这样的付出，足以换来一份不离不弃的感情。

可她出现了。  
那个长发的女人，只是一个笑容，就轻而易举地夺走了他。3  
而我，被抛下，被遗忘，仿佛这八年的牺牲，根本不值一提。  
**她凭什么？  
我哪里不如她？长相？学历？还是那些浅薄的笑容？  
我曾为他放弃事业，收起骄傲，把整个青春都交给了他。  
可到头来，却输给了一个后来者。**

**为什么我付出的八年，会被轻易抹杀？  
为什么要让我独自承担这份屈辱与痛苦？**

【配图提示：昏暗房间里，女人撕碎一张情侣合照，碎片飘落在地，泪水顺着面庞流下。】

**二、化身传说**

但我瘦小、普通。没人会害怕我，也没人会在意我心里的撕裂与屈辱。15

我无法质问那个男人，更不敢去拉回他早已移开的目光。

我的愤怒找不到出口，就像一团燃烧的火，被压在胸口，几乎要把我焚毁。

于是，我创造了一个虚幻的怪物——“榔头男”。

高大、残忍，专门猎杀长发的女人。

她们该死，是她们这样的女人夺走了我的幸福！

她们的笑容，是对我全部牺牲的嘲讽。

人们开始谈论他，害怕他……

而在阴影下笑的人，只有我。

我把自己藏进男人的外套，戴上帽子，鞋里塞满垫子，让自己看起来魁梧。

我举着沉重的榔头，在夜色里徘徊。

【配图提示：昏黄的路灯下，一个瘦小的女人裹在厚重外套里，影子却被拉扯成狰狞的怪物。】

**三、第一次袭击**

我盯上了第一个目标——一个和她一样留着长发的女人。10  
我跟着她，听着她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。  
她突然回头的一瞬间，我的心脏剧烈跳动，我毫不犹豫地抡下了榔头。

她尖叫，她害怕。11  
我看到她眼里的恐惧，心里涌起一种病态的满足。  
“你们都该尝到这种痛苦。”

【配图提示：黑暗小巷，一名长发女子惊恐回头，黑影举起榔头，瞬间的恐怖定格。】

**四、不断地欺骗**

我一遍遍地重复。16  
每一次，都留下凌乱的痕迹和道具，精心编织出“榔头男”的假象。

看着警察和市民惊恐地议论，我心里竟感到一种快感。  
他们口中可怕的怪物，  
其实就是我——  
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人。

【配图提示：杂乱的房间，地上散落着榔头与血迹，墙壁斑驳，窗外透进一丝冷光。】

**四、不断地欺骗**

上一次作案后，我回到家，却发现楼下有陌生的身影在徘徊，久久不肯离去。12  
他们的眼神刺痛了我——我心里清楚：自己已经被盯上了。  
我不能坐以待毙。

既然“榔头男”只是我虚构的影子，他的生死，完全由我掌控。  
我需要一个替死鬼。为了保险，我一次性布下了三步棋。4

第一步，我让快递员送来一把沉重的扳手——那是我故意留下的关键道具。13

第二步，我约来了一名机车收货员。就在他踏入房间的瞬间，我用榔头击倒了他，9并布置现场，伪装成一场自杀：安眠药散落在床边，扣着的帽子遮住了头上的伤口。14  
而真正的细节，是我将房间里所有女士内衣裤一股脑打包进大包裹，拿走两张送货单，清洗厕所5，把长头发冲入下水道，再用新的剃须刀伪装自己是男性6。我还整理了鞋柜：原本平时伪装“榔头男”的男性鞋子，都放回原位，和机车收货员的鞋子一起布置，8让整个房间看起来更自然，更像有人常住。

伪装成机车取货员的我，背着“装满内衣的包裹”，从楼道快步离开。  
在外人眼中，我只是个普通收货员，没人会怀疑。

但我很清楚，这种拙劣的自杀伪装，骗不了警察，它最多只能拖延几个小时。

所以我布下了第三步。  
我再次叫来一个人，让他误打误撞闯入现场。17  
在警方眼里，他似乎才是真凶——杀了“榔头男”，再随手把凶器塞进第一个快递员的包裹。

如此一来，线索混乱、嫌疑分散，我便能趁乱全身而退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最深的黑暗，往往由最痛的伤口滋生。  
我们以为制造恐惧就能掩盖脆弱，编织谎言就能夺回尊严  
却不知每一次挥向他人的榔头，都在将自己砸向更深的深渊。

榔头女不是怪物，也不是英雄；  
只是一个被恨意吞噬的、曾经相信过爱的普通人。

希望这场虚幻的追猎，让你看清：  
执念如何将人扭曲，痛苦如何令爱失声。  
而真正的解脱，从来不在伤害别人——  
在于敢于直面那个，破碎却真实的自己。